

艺术赏析
品味意境,引领审美

剧场内,场灯暗下,钟声敲响,武警部队推出的文艺情景课《红肩章》拉开帷幕。大幕上鲜艳的“红肩章”字样,如同燃烧的火焰般格外引人注目。“红旗下孕育红肩章,肩负使命,手握钢枪,挺起长城、忠于信仰,一颗红心永向党……”铿锵有力的主题歌在剧场响起。

舞台上,随着哨声响起,身着橄榄绿、佩戴红肩章的战士集合完毕,授课人出现在观众面前,宣布授课开始。作品在授课人与战士的问答中,揭示出“红肩章”的内涵。作品共4个篇章,分别是“铁血忠诚”“众志成城”“赤胆无畏”“奉献无悔”。舞台上授课人的讲述,带领观众走近孙明礼、陈家正、郭有为、王安平等典型人物形象,倾听一个个打动人、催人奋进的故事。

作品精选近年来武警部队涌现出的英雄模范,撷取一个个“红肩章”的闪光片段,塑造了鲜活、亲切、素朴而充满现实感的忠诚卫士英雄群像。

第一篇章“铁血忠诚”,讲述的是从大学入伍的执勤分队应急班战士孙明礼,在战友的帮助引导下逐渐理解忠诚、践行忠诚、献身忠诚的成长历程。在一次抗洪抢险行动中,已经救下52名群众的孙明礼,为抢救落水老人再次扑向水中。整整7个小时,孙明礼和老人被困在一棵树上。他不停地说话,激发老人求生斗志。最终老人获救了,孙明礼却永远消失在洪水中……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忠诚之歌》,巨幅党旗映衬出孙明礼举起右拳宣誓的身影,在他身后是李林雨、郑益龙、张池等烈士的画面。孙明礼是这些烈士形象的集中呈现,也是武警官兵铁心向党、忠诚担当的生动写照。

第二篇章“众志成城”,讲述了某特战小队狙击手陈家正和战友在国际特

《红肩章》讴歌忠诚担当

■ 孙雷

种兵比武中奋勇争先,为国争光的故事。面对意外状况,特战队员们咬紧牙关、奋起直追,超越了一支又一支队伍,最终夺得冠军。作品通过对官兵在绝境中冲锋姿态的描摹,表达出中国军人对胜利的渴望,彰显出队员团结拼搏、昂扬奋进的风采。

第三篇章“赤胆无畏”,讲述的是某机动分队搜排爆班战士郭有为毅然站

上排爆一线,舍生忘死、排爆救人的故事。作品中穿插有郭有为在小时候被武警战士舍身相救的记忆,表达出无畏精神的传递与传承。在排爆一线,郭有为解救了处于危险中的孩子并拆除炸弹。为了避免伤亡及无辜群众,他选择驾车装载炸弹冲进河中,壮烈牺牲,留下“请带着我的‘红肩章’继续前进”的动人告白。作品生动表达出武警官兵不畏生死、英勇献身的胆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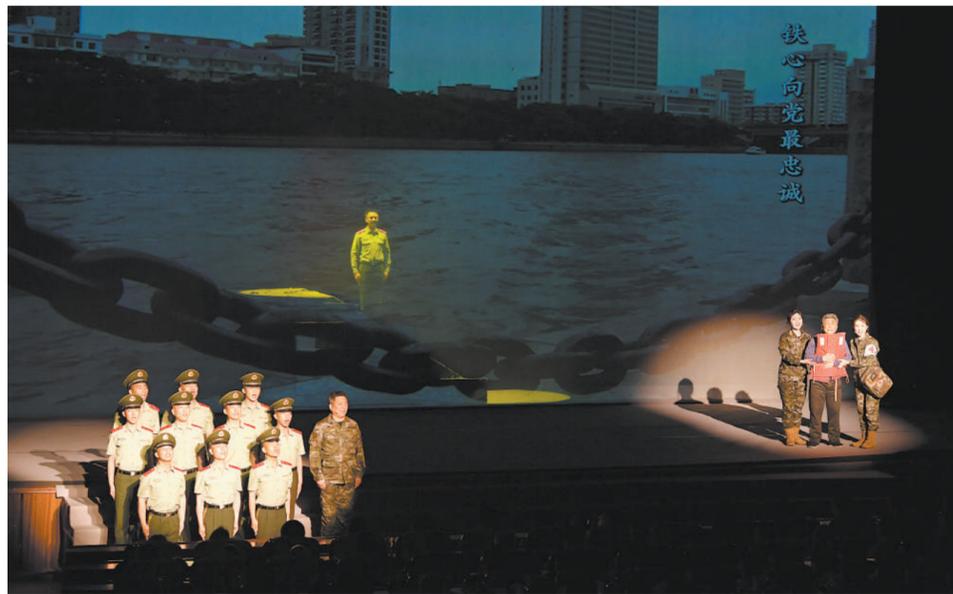
第四篇章“奉献无悔”,演绎了两个家庭两代人情系高原、建功高原的动人故事。作品以贴近生活的方式,表达出军属的拥军真情、年轻官兵的纯真爱情以及筑路老兵的深厚战友情谊,赞颂了武警官兵的牺牲奉献精神 and 军属忠诚坚强的品质。

文艺情景课《红肩章》,通过对新时代武警部队官兵的深入细致观察,生动刻画了典型化的武警部队官兵形象:他们是无畏危险的抢险勇士、挑战极限的特战尖兵、舍生逆行的排爆队员和扎根高原的戍边战士……作品在宕开的叙事空间中还讲述了一个个忠勇战士也曾是不够成熟的新兵、父母眼里没有长大的孩子……由此,作品在人物塑造上避免了“概念化”“脸谱化”,增添了人物形象的真实可信度与立体感,表达出部队生活对官兵的淬炼以及蕴于其中的成长主题。

“成长”是文艺情景课《红肩章》中的关键词之一。作品在叙述青年官兵的成长历程时,也从一个个战士淬炼成钢的转变中折射出武警部队的光荣传统和赓续不绝的精神传承。

武警部队自1982年重新组建以来,士兵军衔样式几经调整,但红色肩章这个鲜明标识始终未变。文艺情景课《红肩章》,聚焦武警部队官兵红色肩章标识并以生动感人的故事揭示其内涵:红肩章的“红”,是旗帜和信仰的颜色、忠诚和荣誉的底色、战火和鲜血的本色;表达出武警官兵永远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坚定追求。

下图:文艺情景课《红肩章》剧照。
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供图



“钢铁战士”的“钢铁人生”

■ 王雅鸣

广州话剧艺术中心、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联合制作的话剧《钢铁战士》,以“人民英雄”麦贤得的生命经历为叙事原型,再现了“八六海战”的危急情境,生动展现了“钢铁战士”麦贤得应对险情时的壮举,以及用赤诚之心捍卫“战斗英雄”荣誉的心路历程,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关于忠诚、勇气、坚守的英雄故事。

该剧主人公麦贤得系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1965年“八六海战”中,作为611艇机电兵,他在头部被弹片击中、鲜血模糊双眼的情况下,仍以顽强斗志、坚守岗位,直到战斗胜利。

话剧《钢铁战士》运用多种舞台艺术表现手法,彰显了麦贤得在战斗中的智勇与坚毅。此外,作品对麦贤得受伤之后精神世界的刻画以及他与妻子李玉枝生活日常的描绘,为作品增添了现实生活质感。剧中台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人民斗争”,诠释着麦贤得不畏牺牲的顽强斗志与革命信仰,也凝练地表达出作品的精神主旨与叙事主题。

全剧以震撼人心的方式拉开帷幕。步入老年的麦贤得走上航母,大声地说:“麦贤得,我站在了我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上!”紧接着,剧作以麦贤得的回忆为起点,回溯“八六海战”,将观众带入“钢铁战士”诞生的战斗情境之中。

炮声响彻海面,舞台屏幕上出现了舱外激战画面,营造出紧张的战斗氛围。随着敌方持续进攻,老班长和麦贤得相继负伤。危急时刻,麦贤得在头部被弹片击中的情况下,凭借平日练就的“夜老虎”本领,在密集的管线与零部件中,检查出一个只有拇指大的被震松的油阀螺丝,成功排除故障,确保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并坚守岗位3个多小时。剧中还原了战斗时刻确保舰船动力的麦贤得身负重伤、坚守战斗岗位的真实场景,为观众呈现了遇袭之后舰艇内部的紧张情形,鲜明表达出“钢铁战士”麦贤得的坚定意志与战斗风采。

话剧《钢铁战士》在凸显麦贤得战斗意志的同时,还叙述了他克服因伤导致失忆和语言表达障碍等困难,做到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经历。战胜日常生活与病痛方面的困难,同样展现出麦贤得的英雄意志与品质。麦贤得的诊治过程并不顺利,在几次手术过后,医疗团队最终从麦贤得的脑部成功取出弹片。但是,频繁出现的语言障碍、偏瘫、癫痫等后遗症,又使麦贤得面临挑战。正如剧中老艇长所言“英雄的一生就是打不完的仗”。此时,生死相依的战友情在麦贤得个人的生命中仍发挥着精神疗愈的功效。老艇长也多次鼓励麦贤得直面伤病,最终使其卸下心理负

担,决定继续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积极面对生活。

此外,作为生活中的至亲伴侣和并肩战友,李玉枝在麦贤得战斗结束后的人生旅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品通过多个场景的铺垫与讲述,塑造了一个勤劳善良、崇拜英雄的女性形象,讴歌了李玉枝与麦贤得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深切情谊。剧中,李玉枝面对亲人的劝言,坚定地表示“要给英雄正常人的生活”;面对外界质疑,她始终坚信并维护着英雄荣誉;面对儿女的困惑与不解,她更是通过一封书信道出了何谓“英雄本色”。作品中,麦贤得吃力的语言交流与流畅的内心独白交替出现,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将麦贤得复杂的心理活动与内心情感表达出来。

话剧作为综合性的艺术门类,其中舞台美术对戏剧情境的营造发挥着重要作用。话剧《钢铁战士》配合多媒体艺术设计,将人民海军建设发展的多个重要场景展陈在戏剧舞台。“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始终高高悬置在舞台上,熠熠闪光。它凝聚着半个多世纪以来,麦贤得从战斗到生活多方面彰显的英雄精神光辉。这些舞台情境的设置,从不同角度鲜明传递出英雄的战斗本色、顽强意志和面对困难与逆境时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

论军旅诗歌的“铁质精神”

■ 峭岩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军旅诗词,从古代边塞诗到今天的新诗,经历两千多年的坚守和耕耘,传承不息,成为中国诗词的一支劲旅,并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官兵的青睐。究其原因,在于军旅诗词中有“铁质精神”的支撑。

对于军旅诗词“铁质精神”的认识和理解,可以在文学史中看到其延续的脉络和风采面貌。分别回顾中国诗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发端:《诗经》中的名篇《秦风·无衣》等诗歌,可以看作是先秦时代的“军队进行曲”和充满英雄主义气概的“战地军歌”;楚辞中“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等诗句,张扬着军人奔赴战场、奋勇杀敌的豪迈气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威严整肃的军阵、视死忽如归的凛然大义、昂扬进取的时代气象、国家安危之中的忧患意识和牺牲精神……无不被写进诗歌,留下众多佳作名篇,闪耀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天空,滋养着后人的精神与情感。

及至近现代民族危亡之际,新诗传入中国后,流派与风格多样。当时在各类新诗风格与流派中,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革命精神的诗篇,在承接古典军旅诗词精神内涵的同时,也契合着时代的呼唤。可以说,中华大地上的诗歌,从古代军旅诗词到当今的军旅题材新诗,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笔者认为,昂扬铿锵的韵律格调和鲜明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便是蕴含在这些诗歌中的“铁质精神”。

进入新时代以来,军旅诗歌如何站

位?如何继承传统,冲破旧有的程式,书写崭新的军营生活?诗人们在探索中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在军旅诗人中,以刘笑伟、彭流萍、艾菟、王方方、重庆月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中青年诗人的崛起,彰显了军旅诗歌的新风貌、新看点。他们各具特色的诗篇《岁月青铜》《血色湘江》《亮光歌舞团》《迷彩交响》《士兵的二十四小时》等,是当下军旅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聚焦强军征程上的伟大实践,讴歌时代、赞颂崇高精神,抒发了军人对祖国的忠诚和投身强军事业的牺牲奉献,显示出崇高而铁骨铮铮、饱含情感热度的诗歌气象。

诗歌是抵达心灵、抒发真情的载体。当今优秀的军旅诗人在明确诗与时代、诗与作者的关系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找到了军旅诗歌的关键所在。他们投身军旅报效国家而又钟情于诗歌,不仅把握了题材的特殊性,又创造出与之相匹配的语言。那些军旅诗歌是铁血的、鲜亮的、奇绝的,又是亲和有力的,其中饱含着诗歌的“铁质精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新诗曾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表现主要有:拓展了题材的范围,参与到时代变革的大潮。当然,也曾有轻浅、低俗的声音等对军旅诗歌产生冲击。但是军旅诗歌经受住了考验,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格调。

当今时代,诗人何为?在笔者看来,诗人只有眼光更加高拔,胸怀更加宽广,笔触更加深入,才能跟上时代飞速发展的节奏。无论身居何方,从事什么职业,在岗或退休,都应站在诗歌的阵地,给时代以回应,扎根脚下的泥土,向美而歌。诗人在创作中,应当对时代有着深刻的

理解和认识,怀有饱满充盈的激情,充分运用诗歌审美元素,使军旅诗歌的铁质精神得到进一步彰显。

我曾说:“挑灯看剑,日里三顾。”写好诗歌是对自己的忠告和警示。军旅诗歌是诗歌中的特殊类型。它虽然有宏大、坚挺、浪漫等品质,但“铁质精神”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即便是写爱情,也容不得轻佻,仍需要有大胸怀和大格局。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正视这样的现实:当前,军事领域由于科技的进步,已进入新的阶段。这对军人素质提出新的要求,也为军旅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生活面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继续高扬军旅诗词的雄健之风、“铁质精神”,采取何种创作方法、如何延续军旅诗词的经典格调……回答好这些问题,对于实现当下军旅诗词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埃兹拉·庞德说:“没有一首好诗是用二十年前的方式写成的。”因此,主动求新,成了诗歌在面对新的生活环境时获得新的生命力的必由之路。

滚一身泥巴,才有资格说“汗水是甜的”。新时代军旅诗歌要实现有所创新,要求诗人要努力做“生活的蚯蚓”,用心打磨诗歌的要件,放飞思想、体察当下,从旧的程式里走出来,探寻新鲜、个性化的语言表达,从而完成诗人的使命。

军旅诗歌是中华优秀诗词宏大躯体上的组成部分,其结构中的每一粒分子都是金色的、带声响的,不允许含污纳垢,只可慷慨而歌。顺应时代写出铿锵有声的作品,为强军征程贡献更多“铁质精神”的作品,应当是当下每一位军旅诗人的职责使命。

让信仰冲出牢笼

■ 张志强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熬鹰”,是一种驯服鹰隼的方法。猎人把捕获的雄鹰束缚在鹰架,限制其饮食和睡眠……直至将其驯服。被驯服的鹰隼,自此开始听命于控制它的人。革命战争年代,国民党反动派设立多座集中营,特务头子戴笠对共产党人执行恶毒残忍的拘禁与关押行动,“熬鹰”式地消耗革命者的生命,企图达到“驯服”和精神控制的目的。

作家何建明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炼狱》(作家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讲到了世间极其残忍的“改造”人的办法:苦其肉体,变其意志。正如书中所言:“敌人的最终目的始终没有改变,你是共产党人、你是革命者,你的最终结果必定是‘死’,但这不是一枪一刀把你杀了便是,是要通过特殊的软刀子、麻醉针,来引诱、麻痹、摧残……直至改变你的信仰与意志。”

这种用空间限制达到精神洗脑的“技术”,是法西斯的通用手段。息烽集中营、上饶集中营、白公馆集中营等地狱般的环境中,不仅消磨人的精神,还要让肉体受尽折磨,使得精神达到崩溃边缘。关押者企图通过残忍的手段,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国民党反动派在息烽集中营狭小逼仄的空间里,制造了太多的惨剧。

“炼狱”是空间性的,它既指物理层

面上对人进行折磨的囚禁空间,也指对人进行精神上的折磨。“息烽”也是空间性的,在作品中它既指一所监狱,也指一座县城,一座充满恐怖与死亡的“特务城”。一座原本6万人的小城里,突然涌进人数众多的恐怖制造者。他们霸占了这座本来平静如水的地方,制造种种恐怖气氛与恐怖事件,控制了自由的人们。

作者何建明在作品中说:“他们(共产党人)用自己对党的绝对忠诚经受了敌人设下的各种考验,最终呈现的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信仰与忠诚。”空间具有创造性、生产性,塑造人们的性格和信仰。革命者在“炼狱”空间创造出的,正是英雄的绝唱。那些用鲜血与生命放歌的勇士们,恰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升华了生命的品质。这些被囚禁的灵魂隐忍、坚守、反抗,他们的意志和精神在时空中回荡,创造了耀眼的时刻。

拘禁者想通过对自由空间的限制达到改造精神的目的,然而革命者远比他们想象中顽强。虽然反动派对那些“不听话者”使用了更为卑鄙的手段,但对于怀着坚定信仰的人来说,这些根本起不到作用。那间只能低头弯腰才能进去的“感化室”,是特务们给那些“不愿低头”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下马威”的地方。在狭小低矮的房间里,普通囚犯或许很快就会被折磨成为“投诚者”,但在里关押的革命者却没有。当年大学者马寅初被押到息烽集中营时,便被强迫着讲了“感化室”。他们想让这位喜欢昂头讲课、发言、演说的教授屈从,让他整天低头弯腰、爬来爬去,以此嘲笑、戏弄、羞辱他,摧毁他的精神,但这位“硬骨头”始终坚贞不屈。

革命者没有被阴暗潮湿的牢房所压制,他们反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一群心怀崇高理想的人,却被限定在肮脏狭隘、没有自由的角落里,他们将如何承受?鹰隼都可以被“熬”成听话的宠物,何况人呢?然而,对于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来说,越是面对强大的压迫,心中越会产生更大的力量,让他们意志更坚定,进而彰显信仰的力量。

在“炼狱”中,坚定信仰的革命者,用自己的主义与信仰在不自由的空间里立起了一座丰碑。他们突破了那些反动派

设置的限制,在精神和信仰的天空立起更为光辉的领地。他们没有被空间的束缚所改变;相反,在狭窄的“炼狱”里,他们创造出更为壮烈、灿烂的人生。

在息烽集中营,特务头子戴笠、典狱长何子植、特务头目李家杰、周文豪、郑星楼,包括他们培植的当地匪首杨平舟、女匪首许芳媛等,这些失去了灵魂的肉身,实际上是真正的囚徒。他们的肉体被限定在偏远山区里,精神却是如此空虚。相比之下,那些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生命,肉体虽然被限制,精神却有无限驰骋的空间,信仰也无比坚定,并支撑他们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英雄们用生命与热血谱写壮丽的乐章,用灵魂谱写出响彻在历史的空间、也响彻在后人精神世界的壮歌。这些掷地有声的灵魂,树起了一座丰碑、一面鲜艳而光辉的旗帜,让后人肃然起敬。《炼狱》始终在写“对抗”,写的是一群有坚定信仰的人与一群肮脏腐败的灵魂的对抗,是正与邪的对抗,是革命者必然胜利的对抗……

《炼狱》记录了革命战争年代发生在息烽集中营里的灰暗、阴鸷与不堪回首的过往。作品也记述了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革命者身上彰显出的弥足珍贵精神:信仰坚定、隐忍抗压、绝地重生。



长征

第6204期